



1949-2009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# 琴断口



方 方 著

作家出版社

1247.7  
1548

# 琴断口

方方著  
作家出版社

1247.7  
1548



1949-2009  
共和国作家文库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琴断口/方方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9  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52 - 5

I. 琴… II. 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2041 号

## 琴断口

---

作 者: 方 方

责任编辑: 陈 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http://www. zuojia. net. 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90 千

印张: 24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52 - 5

定价: 48.00 元 (精)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共和国作家文库

总策划 / 李 冰 何建明

终 审 / 侯秀芬 张水舟

统 筹 / 张亚丽

监 印 / 杨 全 刘文良

## 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## 目录

万箭穿心/1

琴断口/82

树树皆秋色/139

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/189

状态/242

闭上眼睛就是天黑/291

## 万箭穿心

—

李宝莉站在新房的窗口，突然她看到远处江水的波光。李宝莉吃了一惊，她叫道，小景，你来看！

陪她看房子的万小景忙跑过去，李宝莉指着远处浑黄的水面说，看到长江没有？万小景也吃了一惊，说真的咧，连长江都能看到。李宝莉便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说新房子千好万好，还得加上这一个大好。

这是李宝莉第一次去看新房。

出来时李宝莉对万小景说，看看看，运气来了，门板子擦起来都挡不住。万小景便笑，说话莫说得太满，一满运气就倒。李宝莉说，吓，你少说几句巫婆话，比什么都强。

俩人说笑着下楼。电梯速度很快，站着不动腿，从十六楼到楼底只一眨眼工夫。一个女人面带菜色，有气无力地坐在电梯口的破板凳上，为进进出出的业主开电梯。李宝莉心里立即有了高贵感，而且立即开始怜惜这个开电梯的女人。李宝莉想，真可怜呀，自己没有高楼住，却还要为住高楼的人开电梯。

幸福便顺着些思想一直流进骨头里。

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，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面，橐橐橐的，很有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。李宝莉暗道，原来皮鞋跟的声音可以让人这么拽呀。

李宝莉说，小景哎，你说我长这么大，连红砖房都没住过，怎么一下子就发福了呢？有了自家单独的厨房有了单独的水管连单独的厕

所都有了，还住得天一样高，专门有人开电梯一直送我到屋门口，睡觉起来，睁开眼睛，长江水往哪边流都能看到。你说，你说，我是不是一步登天了？我的八字哪一笔转了运？哪天接我妈过来看，我都怕她会欢喜得昏过去。

万小景早习惯了李宝莉的喋喋不休。她笑了起来，说那是你找了个好男将\*，他的八字强，扭转了你的运道。李宝莉忙说，是是是，正是马学武这个狗日的帮我转的运。万小景说，马学武在厂办当主任也有一两个年头了，你跟他说话还是客气点，莫总是一开口一个骂。你得让他有点面子。李宝莉哈哈大笑，笑完说，我骂惯了。万小景说，得改。李宝莉又笑，说是得改。我得把他当个菩萨供在屋里最抢眼的地方，天天跟他作揖。万小景也笑了，说我劝你还是用点心把他招呼好。李宝莉邪里邪气地望着万小景，说你晓不晓得，在哪里招呼他，他才会叫好？万小景笑而不答，李宝莉自己抢着说，被窝里！这个王八蛋喜欢什么我清楚得很。万小景打了她一下，说莫跟我讲这个。邪皮，自己床上的事捂到自己被窝里去发酵。李宝莉说，哎呀，昨天你在电话里还缠我，叫我教你点功夫好去套紧你老公，今天假什么正经？说完李宝莉恐怕万小景打她，忙不迭地朝花坛边跑，果然万小景扬起手，边追边骂着要打她。

两个女人且说且闹地走到街上。满街都响起她们欢快的声音。

这天的晚上，李宝莉早早把儿子弄上床，然后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套上马学武穿破了的旧T恤，凑到老公马学武身边。

马学武正躺在床上看金庸的《鹿鼎记》。马学武是大专毕业，他的文化水平，李宝莉除了佩服还是佩服。当初漂亮的李宝莉肯跟其貌不扬的马学武结婚，就因为这个。好朋友万小景百般不解。李宝莉说，找个没有文化的人，生个儿子像个苕，又有什么用？这年头，有板眼才有狠。有文化的人智商高，这东西传宗接代，儿子也不得差。往后儿子有板眼，上大学，当大官，赚大钱，这辈子下辈子都不消愁。反正我的小孩将来又不当鸡做鸭，生张好看的脸模子，还不是浪费！

一番话，说得万小景瞪着她直发傻。李宝莉没读什么书，小学毕业就出来帮家里卖菜挣钱，但她经常能说出一些深刻的人生道理，那

些道理令高中毕业的万小景悟一辈子都悟不出。万小景不是很看得起李宝莉，却从小学就一直跟她是死党，万小景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有一回还问李宝莉，李宝莉却有几分得意，说大概因为你是个笨人，但是我比你还要笨，你在我这里就找到聪明的感觉了。这话说得，真是要把万小景噎死。

躺在床上的马学武看了李宝莉一眼，说买件睡衣穿不行？又不是蛮贵，又不是没有给你钱。李宝莉说，哎呀，这就可以了。反正你穿破不要了，我接个脚，满好。又没得外人看到。马学武说，套件男人的破T恤，要几难看就有几难看。李宝莉就笑，说衣服难看怕什么？里面的人不难看就行了。马学武淡淡说了一句，天晓得。

李宝莉没听见马学武的话，她笑嘻嘻地朝马学武身上贴，又拉过马学武的被子，盖住自己的身体，说今天我拉小景看我们的房子了。小景也说房子好。马学武说，嗯。李宝莉说，你晓不晓得？从我们房间的窗子可以看到长江咧，看得蛮清楚。马学武说，晓得，我特意点的这套。李宝莉说，小景也说这套房子太好了。还说你的八字好，把我的运道也改好了。本来我的八字蛮不好的，小时候算命先生就说过这个话。我这辈子硬是沾了你的光。马学武说，她现在晓得说人话了？以前是怎么反对你跟我结婚的？这个势力眼。我要不当厂办主任，她看我都没得好眼色。李宝莉说，喂，莫这样讲呀，小景是我的朋友，她当然要替我考虑。马学武说，她替你考虑？她还不是想你嫁给她那个干哥哥。你要是听了她的，结果怎么样？那老兄吃牢饭，你还不是跟着守活寡。李宝莉说，这是哪八百年前的事，还提它干什么？马学武说，那你就莫跟我提万小景。她这种人啦，我看见她就烦。李宝莉不高兴了，说放屁！她哪点惹了你？马学武说，她是没有惹我，但她做的事惹了我。看她那个老公，赚了几个小钱，天天在外面嫖。左包一个女人右包一个女人，小景不晓得？晓得了还容他？图什么？不就是图他的钱。未必你们女人离了男人的钱就不能活了？就算换套行头去当“鸡”，也比受这口窝囊气强吧？

李宝莉火了，她一掀被子，跳下床，指着马学武骂道，呸！王八蛋！你们男人没得一个好东西。那个臭男将天天在外面嫖妓，小景为

了她那个家，才包容下来。你不骂那个男人，倒骂小景。你有没有替女人想过，离了会怎么样？公公婆婆那边怎么交待？街坊邻居这里又怎么说？还有小景的丫头，半锉子小伢，怎么告诉她？说她老爹在外头玩女人？你以为离了婚，这些别人都不问？我呸！还不都是为了卫护着你们男将的脸面，我们女人才肯忍下气来。你以为光是钱？离了男人那些狗屁钱，老子女人们一样过得好！

马学武白了她一眼，说你这样想最好。我懒得跟你多说，说多了，还惹你骂通宵，明天我还要接待局里领导，你今天最好莫跟我过招，我惹不起，躲得起。说完，马学武爬起来，抱起被子，到儿子小宝小床上去了。

李宝莉一天的好心情到此打住。

天色太晚，街坊的嘈杂都已消停。平常里，李宝莉这时候恐怕鼾都打了起来，而现在的她，却睡意全无。李宝莉咬牙切齿半天，几番都想冲过去跟马学武厮打一顿才好。但是她想起新房子和万小景白天说的话，就忍了。而且是忍了又忍，方把自己忍了下来。李宝莉做到这一步，相当不容易。换了以前，她是一定不忍的。马学武在车间当技术员时，脸上常常挂着彩去上班。这就是李宝莉的绝活。拼力气打架她不如马学武，但她会掐人，而且只掐脸上。掐得马学武没面子——人人都知道脸上的指甲印是老婆的。为了少受伤，马学武就会学乖，能让就赶紧让，多一句狠话都是不敢说的。

现在马学武居然句句跟她顶，而且连她的好朋友小景都骂，真是翻了天。这叫居家过日子一直打胜仗的李宝莉如何承受得住？更受不住的是李宝莉不能再去掐马学武。因为马学武早已不在灰蓬蓬的车间干活，而是当了厂办主任。开口闭口要去接待局里的领导。她李宝莉再蠢，也得为马学武顾这个面子，否则臭名远扬的只会是她李宝莉。

李宝莉憋着气，想了又想，却想不出办法来修理马学武。好在李宝莉是个会想的人，既想不出办法修理老公，就想得出办法安慰自己。李宝莉自道小景连老公在外面泡妞嫖妓那样恶心的气都忍得下，我这岂不比她强得多？

这样想过后，李宝莉心里舒服一点。夜晚一个人睡在大床上，却

也没有失眠，呼噜照样打得嗡嗡响。

倒是小床上的马学武一夜没睡着。他想，这个婚姻带给他的是幸福多呢还是痛苦多？这个问题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。

## 二

李宝莉的母亲在菜场卖鱼。这天下雨，鱼没卖完，剩几条就拿回去自家烧吃。路过巷口，李宝莉的母亲想起李宝莉，就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，叫李宝莉一家子都回来吃饭。

李宝莉连忙打电话给马学武，说一起回娘家吃饭，屋里有好菜。马学武说厂里有应酬，去不成。马学武近半年的接待活动特别多，李宝莉早已习惯。她想人当干部，干的就是喝酒吃饭的事，吃不吃她娘家的鱼也亏不了他。于是便自己带着小宝去了娘家。

在娘家的屋里，只要有李宝莉，一屋子就只剩她的声音。李宝莉说话语速快，机关枪一样描述自己的新房子。李宝莉但凡兴奋说话便吐沫横飞。家里桌子小，结果每一个吃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沾了火星。爹妈老早就惯了，不说什么，自家的女儿，再脏也不脏。可李宝莉的小妹在电脑公司当会计，一向觉得自己是白领，便对李宝莉的做派很厌烦。小妹说，大姐你能不能吃饭不说话？李宝莉说，怎么了？嫌我？小妹说，我不想吃你的口水。李宝莉说，只当是给你加的作料。小妹说，莫说得恶心。李宝莉笑道，小时候你从我嘴巴里抠水果糖吃怎么就不在乎口水？小妹说，小时候不懂卫生。李宝莉说，你现在懂了？你懂了怎么来月经的裤子丢在屋角里三天都不洗？看你衣领子黑成什么样了？搓都搓不干净，你还白个什么领！小妹恼了，啪一下放下碗，说恶心，那是我的事。说完起身就走了。李宝莉莫名其妙，说喂喂喂，怎么啦，我怎么你啦？李宝莉的母亲说，哎呀，她自打读了个中专，以为自己是文化人了，瞧不起我们。莫理她，只当她是放个响屁。

饭没吃完，邻居刘老头过来找人打麻将，对李宝莉的母亲说晚上

到我屋来抹几圈？李宝莉的母亲说，差几个角？刘老头说，加上你，再找一个。李宝莉赶紧说，那就不差了，我爸爸也去凑个角。李宝莉的父亲说，我去了，这一屋的杂事怎么办？李宝莉笑道，有我在你还操个什么心？

李宝莉硬是把父母都推到了隔壁，又从口袋里摸了两百块钱，给爹一百，给妈一百，说要玩就玩个高兴，莫缩手缩脚，叫刘爹爹瞧不起。刘老头就笑，笑完羡慕道，你屋里的这个宝莉真是养得好啊。李宝莉的父母便高兴地连说，是啊是啊。头点得像鸡啄米。

爹妈在邻居家放手放脚玩麻将，自己在屋里做家务，李宝莉觉得这是世上最快乐的事。孝顺是什么？让自己成一个伟大的人，爹妈出门威风八面，是孝顺；让自己赚大钱，爹妈想花多少是多少，也是孝顺；要是没得板眼做到这些，就让自己给爹妈做牛做马，由着爹妈玩个开心，这样的孝顺一点也不比前两样差。李宝莉每回在家里风卷残云般地干活时，总会怀着这样一份快乐心想。

李宝莉做事麻利，抹桌子扫地，洗碗刷锅，旋风一样转几圈，家里的事就做下了地。回房间见小妹的床像个猪窝，臭衣服臭袜子，堆在床角落一堆，馊气都闻得到。嘴里便骂着，手上却又三下两下把她的被子衣服以及放了三天的短裤一并洗净。李宝莉娘家和自己的小家都是用公共水龙头，家里无法装洗衣机，所以李宝莉洗衣服一向用搓板。李宝莉挽着衣袖，坐在小板凳上顺着搓板的齿格，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推搡，双手被齿格磨得红通通的。做这样的事情，李宝莉从来不觉累，反倒是从心里到生理上都有一种快感。是什么样的快感，她说不出。只觉得这样做事，她浑身气顺，而且舒服。一个人能做事会做事爱做事，是她的运气，一个人总能被家里人喜欢和欢迎，是她的福气。李宝莉觉得自己的运气和福气一样不差。

李宝莉刀子嘴菩萨心，说话有点二百五，在街坊很是有名。知道她为人的，个个夸她；不知道的，却个个背地骂她。但李宝莉不在乎这些夸和骂，我行我素。李宝莉说，我要是天天听别人的话过日子，我累也累死了。

外面下着麻麻细雨，李宝莉端着木盆到公用水管洗清衣服，联想

到自己家里过些天不仅有单独的水龙头，而且还会有洗衣机，心里越发觉得自己活在这世上是多么幸福。这幸福散发开来，就变成浑身使不完的力量。

李宝莉的父亲原本在码头当起重工，有一天出了工伤，砸断了腿，就被内退回家。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再说了，做惯事情的人也闲不住，于是李宝莉的父亲就自学成才，跑到路口给人补自行车胎。虽然挣不到几个钱，但手上有活干，人没白活。李宝莉的母亲成分硬，早先在针织厂还当过革委会的主任。每有大事，就登台讲话，声音硬硬朗朗，很给人提气。可是文革一结束，废掉成分，时兴文凭，李宝莉的母亲讲话的机会就越来越少。慢慢的，便没人记得要请她讲话，走在厂里的马路上，连多看她一眼的人都没有。再后来，李宝莉的母亲也下了岗。工人就是工人，做什么事都响当当。李宝莉的母亲回家第二天就跟着邻居张婆婆一起去菜场卖鱼。斤是斤，两是两，一分小钱都不贪。李宝莉的母亲常说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工人。不能堂堂地做官，总归我还要堂堂地做人吧？

李宝莉最佩服的人就是母亲。李宝莉跟万小景说，我姆妈这样的人，不管是穷是富，放到哪里都是块金子。万小景便笑，说就你姆妈？还金子？一个下岗工人，穷得卖鱼，还金子？莫让汉口人笑掉大牙。李宝莉想了想，觉得小景说得也是。结婚的时候，她也跟马学武说过，我姆妈这个人就是强。做什么是什么。放哪里就是块金子。李宝莉词不多，又用了金子两个字。结果被马学武嗤了一下，说你姆妈要是金子，汉口还不成了个金矿？走到街上，随便捉个人，都比你姆妈更像金子。起码，文凭高些吧？一番话又哽得李宝莉透不过气来。李宝莉的母亲没上过学，是扫盲班毕业的。

但李宝莉不是根墙头草。李宝莉是一个有大主意的人。所以不管万小景和马学武怎么嘲笑李宝莉的母亲，但在李宝莉心中，母亲就是她最服的那个人。

李宝莉特别想让母亲去看她的新房。李宝莉做完屋里的事，临走前，又专门到隔壁刘老头家，跟母亲打声招呼，且说，姆妈，你几时能去看我的新屋？我蛮想你去看一下。

李宝莉的母亲感念李宝莉的孝顺，桌子底下踢了踢她的老公，说明天我们就去宝莉那里看一下？李宝莉的父亲一向听老婆的，说你定几时就几时。李宝莉很高兴，于是跟母亲约定第二天下午。

李宝莉的工厂早就破产关门，以前的老厂长在汉正街摆了个摊，批发袜子。叫了李宝莉帮忙守点看摊。活不累，钱不多。李宝莉家里过日子有马学武撑着，也算小康。她出门做事纯是打发时光，至于钱，挣几个是几个，也不在乎多少，够买点小菜回家，就知足。老板虽然搞垮了工厂，但做自己的生意倒是蛮下狠。李宝莉为了请假半天，软着嗓门跟老板讲了几箩筐好话，还答应这个月多完成十包袜子的指标，才被同意走人。

李宝莉见到她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，那个老板裹筋\*得很，请半天假，嘴皮子磨得起茧。李宝莉的母亲说，那是。老板就得这样当。要不生意怎么做得出来？李宝莉说，哟哟，你还帮他说话！李宝莉的母亲笑道，换了我，怕是这个假都不得批给你。你那个老板，还算好心。李宝莉也笑了，说好心？还得多卖十包袜子，一百二十双呀！他硬像个周扒皮。李宝莉的母亲说，叫小景买。反正她老公的钱不花光也拿去玩女人了。李宝莉的父亲一边噙声噙气地说，你们两个，真是。像强盗，要别个当冤大头不说，还要损人。说得李宝莉的母亲和李宝莉当即大笑。

李宝莉知道母亲看了她的房子就会赞不绝口。果然如此。站在东边的窗口，长空如洗，远处浑黄的江水静静的，不觉有动，仿佛一段黄绸铺陈在那里。李宝莉的母亲激动得泪水往下掉，说宝莉你得亏找了个好男人，能够住这么好的房子。我们工人真正讲翻身，就得住这样的楼，看这样的风景。

李宝莉的父亲便拐到一边，一声不吭。他这辈子没能让老婆孩子住上好屋，心里也是愧疚了一辈子。李宝莉看到父亲脸色有些难堪，心知母亲嘴巴太敞，说话不妥，忙打岔，说姆妈，不是男人不男人的问题，是时代变了。归我在这个时代摊上了好日子。

李宝莉的母亲一向跟时代跟得紧，听李宝莉这一说，忙答道，说

的是说的是。是你运气好，哪像我跟你爸爸，一赶就赶上个下岗。你咧，一赶就赶上个住高楼。

说得李宝莉和她父亲都笑了起来。

正笑时，李宝莉的父亲走到西边的窗口，这里是客厅。还没等李宝莉和她母亲的笑声落音，李宝莉的父亲就叫了起来，哟哟，这怎么得了？！

李宝莉忙凑近去，说怎么啦？李宝莉的父亲说，怎么会挑这个位置盖房子呢？李宝莉说，这原先是厂里的仓库，就这块地皮，不在这这里盖在哪里盖。李宝莉的父亲一指着楼下放射线一样的马路说，你晓不晓得这叫什么呀？李宝莉说，不晓得。李宝莉的父亲说，这叫万箭穿心。李宝莉不明白，说怎么个说法？李宝莉的父亲说，你看，你这里是个死角，条条马路都跑到你门口的转盘打转。哪条路都像箭一样，直朝你住的楼房射。这就叫万箭穿心，风水上这是顶不好的。像生意人吧，从来都不在这种地方开业做事，一开就垮，没得一个有好结果。

李宝莉的脸有些发白。李宝莉的母亲在他们两个说话间，也过来看。俯身朝下，能见到四条大道和三条小路有如放射线一样由新房下的花坛散开来。她看过大笑，说老头子亏你想得出来。万箭穿心我是没有看到的，我只看到了光芒万丈。

李宝莉被母亲说得心跳，她忙站在母亲身边，瞪大眼睛细看楼下的条条大路小路。看完说，真话的，有点像光芒万丈。母亲说，是不是？看风水得是哪个来看。运道好的人，看见的是光芒万丈，运道差的人看到的是万箭穿心。像你爸爸的运道一直往下走，他怎么能看得见这新楼的光芒万丈？

母亲的话把李宝莉的脸色挽了回来，苍白中又渐渐浮出红色。果真像有光芒万丈一样，李宝莉的心也被照得透亮。李宝莉说，嗯，姆妈的这个词能把爸爸的那个镇住。

李宝莉的父亲说，这不是迷信，是风水。说我的运道不好，你的又好到了哪里？李宝莉的母亲说，你这不是多话？怎么就不能让宝莉高兴一点呢？非要扫她一把兴？万箭穿心又怎么样？未必把房子退

了？

李宝莉的父亲这时才觉得自己的话说了也是白说，便叹了口气，说我当然是想让她高兴，但是风水就是这样摆着，未必要我说假话？李宝莉说，现在不兴讲这些迷信，有新房子住就是福气。

李宝莉陪爹妈看完房子，又去买菜。进了家门后，怎么想怎么不舒服。万箭穿心四个字，像四个秤砣，压在心口。做饭时，心思重，放碗搁盆子都像砸，洗菜也仿佛跟水龙头出气，水放得哗哗啦啦。邻居一旁打水，说又发什么疯？李宝莉没好气地说，发疯也剩不下几天了，你忍着点吧。说完李宝莉想，闯你妈的鬼，蛮舒服的事，怎么搞成了个万箭穿心咧？然后就很抱怨父亲，心道，就算是风水，就算你不肯说假话，但是你可以闭嘴不说呀？不说未必过不得？

本来因了这房子，李宝莉一直想慰劳一下马学武。马学武爱吃糖醋排骨，爱吃豆瓣鲫鱼，李宝莉早上就跟马学武说了晚上有好菜。马学武本来想说有应酬，但见李宝莉满脸期待，就答应了。结果心不在焉的李宝莉刺鱼时把苦胆弄破，烧排骨又不小心烧得焦糊。马学武下班拎了瓶黄鹤楼酒准备回来吃大餐，伸筷子一挟，没一样可口，脸色当即就挂了出来。

李宝莉想，烧坏两个菜又算什么，明天重烧就是了，何必摆脸色。李宝莉这个人经常是想得到就说得出。李宝莉说，喂，屁大点事，你少给我摆脸色！马学武说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还不行？李宝莉说，你垮成个马脸，不比说话还狠些。马学武说，我要说话，你就说我跟你翻，我不说话，你又说我摆脸色。那你想要我怎么样？吃了糊肉苦鱼，脸上堆起笑，一口一声跟你说好吃，夸你做菜水平高？

李宝莉被马学武顶得说不出话来。结婚以后，马学武像这样还嘴，而且还把话说得如此阴阳怪气，在李宝莉记忆里，好像还是头一回。李宝莉哽了半天才说，好好好，到底是当了干部，嘴巴狠了，说话的水平也高了。不过，我告诉你马学武，莫以为你能管你厂里的人就能管我。老子天生不是被你管的料。马学武也没示弱，说我几时敢管你？厂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我马学武是被你李宝莉管死了的人。晓得吧？已经是个死人了。

李宝莉心里的火头立即窜得比房顶还高。她的词少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便跳起来，抓起一只碗，就手往地上一砸，说我看你心里没得数了吧？当初想跟我结婚的时候，像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，你是怎么说的？说你就是想当我跟前的狗。这才几年？未必忘记了？

砸碗的声音很刺耳，旁边吃饭的儿子小宝紧张得脸色发白，惊恐地望着李宝莉。马学武不再作声。他黑着脸，到厨房拿了撮箕扫帚，把碎碗渣打扫干净。完后见小宝很紧张，眼睛里满是泪水，忙上前哄道，小宝莫怕，没得几大的事，莫哭呵。小宝眼眶里全是泪，他偎在父亲怀里，仿佛找到了安全，泪水到底没流出来。

小宝刚满九岁，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。

### 三

马学武第一次知道，装修就是内战和外战同时宣战。想要一致对外，就得结束内战。而结束内战惟一的办法，就是战事的一方必须放弃自己的战场。马学武跟李宝莉吵过几次，就明白了这点。于是他决定缴械投降，全方位退出。那天为买马桶，李宝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。马学武说，以后你莫问我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李宝莉说，你吓哪个？你当我一个人搞不定吧？马学武说，那最好，我还省心。李宝莉说，你要不掺和，我不光省心，我还如意。马学武说，好，就这么决定。

李宝莉一派豪放地包揽了整个装修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果然有省心如意之感。下了班她就泡到新房子里，指东划西，装修工人个个被她整得既无奈也服帖。马学武乐得清闲，反正他自有自己的开心，每天便在厂里呆到很晚很晚才回家。新房那边，他连看都懒得去看一眼。

搬家安排在星期六。李宝莉跟马学武商量，是不是请厂里的同事来帮忙。马学武说，太麻烦了。找个搬家公司省心又省事。李宝莉说，搬个家，一百大几十块，何必花这个钱？马学武说，找厂里的人